

千年古村里的文化双璧

沈潇潇

吴江泾是一座从海上“漂流”来的唐代古村。为避唐末战乱，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的乡贡进士吴思与弟吴泰一族南逃，颠沛流离中在象山港北岸登陆，先暂栖松岙官路头，约三年后向西择地定居，取村名为吴江泾，寓意不忘故里，现已简化为吴江。当年吴思相继在松岙、吴江泾结庐办学，一缕书香千年不绝，自清以来吴江泾出了近百名上至高校下至村塾的校长和留学生，以千年教育古村跻身宁波市历史文化名村。

清末至民国期间，村里有一对堂兄弟，他们是“志友”，一个编修了《忠义乡志》，一个编修了《金峨寺志》；他们是乡村教育家，一个开办了从桂文社，一个重兴了忠义区高级小学；他们是诗友，共咏家乡风光，抒发爱乡情怀……他们就是吴思的三十二代孙吴文江和吴振藩，堪称镶嵌在奉化乡野文化土壤里的耀眼双璧。

吴文江（1857—1897），出生于吴江泾的书香门第和行善之家。光绪《奉化县志》载，其祖父作霖，为道光二十四年举人。父兆梁，善著书于乡。文江天赋聪颖，学习努力，乡试由增贡生选遇缺先训导修职左郎。其家有甌醑楼藏书九千余卷，一生嗜读，尤其留心掌故，遇到与奉化有关的记载，都一一辑录考证，其间发现县乡旧志多有讹误，逐一校勘，著有《枌社备稽》《县志校勘》《甌醑楼诗稿》等。奉化沿

海地区旧为忠义乡，因有忠义将军之称的五代名将楼茂郑而名，吴文江对地方文化作出最大的贡献当是以四度寒暑编纂成的二十卷《忠义乡志》。令人扼腕的是，吴文江为编纂《忠义乡志》心力交瘁，稿成之日也是他的生命走向终点之时。光绪《奉化县志》载其“病危，执其友刘绍琮手，谆谆以志事相托，语不及私，卒年四十一”。刘绍琮是牌门头村人，岁贡生出身，后在文江共同好友庄崧甫、孙锵的支持下进行了修订，终在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春刊行。时任奉化知县李前泮也是地方志编修的热心推行者，在他任上编纂了集历代奉化县志之大成的四十卷光绪《奉化县志》，他为《忠义乡志》作序，盛赞吴文江诸君“慨邑乘废坠，惧文献之无征，毅然以乡志为亟，可谓翹然彬雅务持大体之君子矣”！

吴振藩（1871—1936）是吴文江的堂弟，也出自书香门第和行善之家。其父亲吴志夔是当地慈善组织永济会的创始人，因捐献良田四十亩而被清同治间奉化县令授予“善与人同”匾额，名扬四邻。吴振藩为优贡出身，按清律优贡经廷试后可按知县、教职分别任用之规定，曾出任温州教谕。1932年，他应金峨山东麓金峨寺住持卓梵上人（俗姓李，松岙村人）之请编纂《金峨寺志》。金峨寺由唐代高僧、禅宗著名禅师百丈怀海于唐大历元年（766）初创，至北宋治平元年（1064）宋英宗赵曙赐“金峨山真相寺”额，成为禅宗名刹。吴振藩在前期周慰南（石

盆村人，对《忠义乡志》采访多有出力）未完稿基础上，收集、整理久已散逸的历代诗词、文典，去伪存真，拾遗补阙，编纂完成了六卷本《金峨寺志》，其中卷一记山川，卷二、三记建制，卷四、五记释传，卷六记形胜，是一部全面记述金峨寺的专志，并在民国二十三年刊行。可叹天妒英才，吴振藩两年后不幸病逝。

吴文江和吴振藩因热心办学和乡间公益事业而闻名乡里。吴振藩辞去温州教谕后返乡，与胞兄一起募资重兴忠义区高级小学及东山书院，得省都督银质勋章表彰，还曾任忠义区议长。吴文江在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筹资谋划、督建吴氏宗祠昭孝堂（新祠堂），次年竣工后又拔出前楼创办义学丛桂文社。他和堂弟吴振藩共同执教学，先后延请孙锵、庄崧甫、江南溟、周世棠等奉化硕儒任教。其中好友孙锵时为秀才、后中探花（进士第三名，第一名为状元），其所作《丛桂文社记》曰：“丛桂之意，无慕乎速成，无息于自废，厚其基而固其根，活其本而荣其枝。”吴文江把此文书于壁上以勉励学生。马头村留法的陈大浩、留德的陈宗棠、桐照村留美的林平一、鄞县朱家峰村留日的朱镜我等人士都在这里完成了初级教育，本村吴姓弟子学有所成的更多。

吴文江和吴振藩又是一对诗友，与诸多奉化文士时相唱和，如吴文江与孙锵“一日不见，则诗筒往复”，又有《从弟水亭久不来，以诗二十韵招之》，

水亭闻即袖诗而来，成一时佳话。他们的诗多以歌咏家乡风光和抒怀为主，质朴清新，情深意切。如吴文江《村居即景》诗云：“雨余晴鹳小楼东，出海云霞数点红。香稻垂头花滴露，甘蕉展翅叶摇风。负锄近出龙钟叟，荷笠远归楼背童。如此画图天与设，丹青犹恐笔难工。”庄崧甫也有山居诗云：“山居之乐乐无穷，极目红霞透远峰。赏心悦目随处是，桃含宿露柳摇风。”吴振藩《咏梅》诗云：“雪压风欺瘦不禁，寒香香色入年深。若非数点枝头着，谁识乾坤尚有心。春花秋草入目摧，孤山尚挺数株梅。芳心历尽风霜苦，不向人间热处开。”

吴文江和吴振藩的子女大多继承家风投身教育文化事业，其中：文江次子吴嵎留学日本海军学校，曾任黄埔军校教职及中山舰舰长；三子吴世晨留学日本大阪农校，曾任省立农校校长；四子吴笔锋曾任省立水产学校校长；长孙吴炯抗战后曾任奉化中学校长。振藩长子吴崇崕留学日本后以教书为业，曾任奉化中学副校长；次子吴崇岫曾任职宁波市民众教育馆；三子吴崇廉抗战时期曾在南京、西康任通讯部门英语翻译、电讯技师；女儿吴玉卿，多次被评为宁波市优秀校长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吴振藩长孙、著名甬式家具收藏家吴慈先生于2009年在诸友协助下重印了《忠义乡志》，这是晚辈向先贤的隔代致敬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诗书继世长，忠厚传家远”的鲜活体现。



梅树下的生死

韩晓霞 摄

洗呀洗衣服

原杰

我之所以喜欢洗衣服，不仅仅因为儿时常看到姐妹们蹲在河边洗涮，笑语盈盈，印象深刻；也不仅仅由于喜欢听红歌《洗衣歌》（藏族民歌），想尝试之。当然，我所指的洗衣服也不是如今那种把穿过的衣物往洗衣机里一塞，撒上点洗衣粉或洗衣液，而后开动机器便了事（这已没有洗衣服的那种感觉），而是指传统洗衣服，即抬头看天，选择一个大晴天，快速收集好冬天用过的、盖过的衣物，带上肥皂粉、搓板和木杵等，赶到野外河埠头去洗……就这样，一个爷们儿几十年如一日不以为怪，乐此不倦。

除了每次碰到的洗衣有变化，我洗衣的原则一直没变：一是洗的衣物为大件，即冬天换下的被套、床单等，洗衣机不方便、也洗不太干净的，衣服、鞋子等小件就留给老婆在家里洗；二是洗的次数为每年2到3次，而初春那次是确定的，也就是说，每每翘首以待，一旦春雷作响、一夜暴雨后，

便急急行动；三是洗的地点多年来是固定的，下游埠头人太多、水也不太干净，而上游源头太远、水也浅（不适合洗大件的），我选中的处于河中游。那里一道水坝拦起了一个小湖，老拱桥下铺有齐腰高石板，溪水两边则铺两层石阶，长约10米，是专门为洗衣设计的，而且很适合洗大件物品。

诚然，洗衣服的场景是美的，即便在去洗衣的溪边路上，映入眼帘的风景已够动人心魄：初春一场雨后，溪水陡涨，跨过堤坝，漫过石阶，涌动的好像是一种新鲜饱满的情绪与喜悦。有女子提着装满衣物的木桶、塑料桶走向溪边，而溪边埠头已有许多女子，或站或蹲、或汰或抖，或捣或搓。她们中有赤脚踏在水里的，有脱了外套露出红毛衣的，有汗津津脸色红亮的，而身后堤坝上“跳”出的月季等鲜花，反而成了背景。这让人触景生情——春天不能没有女人，春水与女人是绝配。如果说路上看到的还只是远景，那么跻身于她们中间见到的则是近景，一种近到平时只能想象的美好场

景。你看，这位女子俯身在石板上，给大件衣物抹肥皂，而后持板刷奋力排洗；那位蹲在石阶上的女子，在搓板上搓浸过洗衣液的外套，而后拿起木杵一下下用力捣；更多姿态不一的女子在汰洗衣物，水中的倒影晃动，不时晃出摆动的水草、倏忽的小鱼和天上悠悠的云彩。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只有泡在春水中，才能真切领略到水做女人的韵味。

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洗衣时说笑、攀谈自然免不了。来洗衣的女子大多居住在附近，相互间都熟悉，但可能已有几天没见面。因而除了年老的和年轻的习惯低头洗衣，其他四五十岁的女子边洗边说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有她们熟悉的人搬家了，或者生病了；有她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了，或参加了工作；更多的则是体己话：你有些胖了，这件衣服好看不知是从哪里买的？你近来有没有见到她……洗衣是女人驾轻就熟的活儿，面对泱泱春水，她们的心情是开朗的，语调是欢快的，脸色是红润的，会感染经过的路人，更

别说在身边的人。

而对陌生人“我”的闯入，大多时候她们会瞟一眼，带些好奇，可一会儿便习以为常，低头做自己的事。我会询问在石板上给摊开被套刷洗的她，可不可往西移一下，我也需要刷了；会开口向带肥皂的她借用一下，因为发现有几处污渍，需要重点处理（有时故意不带）；会在她们中间选择位置挤进去，用力漂洗衣物。看我有些笨拙，她们也会忍不住伸手指导我；上面有女子在洗头，另一位她则扭头提醒我，泡沫漂过来了；还有一位年纪大的，一不小心衣服掉在水流中，招呼我帮忙捞一下……不知不觉中，我也融入了群体。最后，赤脚站在水里的我，衣裤被打湿，脸上挂汗珠，但感到神清气爽，回家时很像当年孔子暮春三月带弟子踏青那般欲“咏而归”。

我知道几十年一以贯之，洗衣服不仅是美好的记忆，也不仅是愉快的体验，而是生活中高光的一部分。通过洗衣服，会感觉热情洋溢的水把冬天荡涤干净了；也感觉新鲜清凉的水唤醒了藏在身体里的春天。

联村干部小王

裘七曜

我第一次见到联村干部小王是去年夏天。那天中午，在老家喝了一瓶啤酒，吃了一碗米饭，正打算午睡，可不远处的吵闹声让我管不住自己的双脚：一颗“少年的心”，依旧喜欢凑热闹。

我顺手抓起桌旁的遮阳帽，趿着鞋就往外跑。在村委会的大门口，有一群妇女涨红着脸，看上去个个很不高兴的模样儿。听了她们的议论，我立马明白了：又是为了土地补偿款该不该分给老百姓的事。

其实，我胆小如鼠，如在往日，我总是闷声不响地听着，或者笑笑如鸡啄米似的点点头。可那天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中午喝了一瓶啤酒，感觉自己浑身是胆，不，还气壮山河。

我对那群妇女说，我上去，替你们“主持公道”。她们用满怀期待和信任的目光目送我上楼。

在二楼的走廊里，我碰到了九十多岁德高望重的阿毛叔被人搀扶下来。他嘟嘟囔囔的，估计是那些领导的答复让他不满意。

我推开门，正对面坐着三个人，中间的那个瘦长的脸，看上去表情严肃，不苟言笑，右边的那个是颜如花的小谢——我见过她的照片，就贴在村委会大门对面的党务公开栏里。而小王呢，坐在左边的椅子上，笑咪咪的，仪表堂堂。边上还坐着村委会主任和几个村干部。

我对村委会主任说，我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吗？村委会主任答：当然可以。然后，村委会主任向他们仨介绍了我。

我打了个比喻：如果一户人家把一头牛卖了，老父亲一个人把钱“独吞”，下面的几个儿子连“一根牛毛”都不给，那他们肯定是不依不饶的……

他们笑笑，耐心解释，反复强调，属于集体资产的那块补偿款真不能分给村民。看来再说下去也没有结果，我用遮阳帽扇扇额头上的汗水，坐了一会快快而回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接到了一个亲戚的电话，他说联村干部小王想找你聊聊天，方便吗？

我说了吧，然后打着哈哈拒绝了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那位亲戚又打电话过来说今天有没有空？联村干部小王还是想找你聊聊天，主要是你在村里生活了很多年，比较熟悉村里的情况，想听听你的意见，有问题大家心平气和、想方设法解决。

可那天，我偏巧去了杭州，只能婉辞。又过了一些时日，那天中午我刚吃完饭，听到口袋里的手机欢快地唱起了歌，看屏显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
我问：你是谁？他笑着答：我是小王，专门负责村里工作的，您什么时候有空？咱们找个地方坐坐，聊聊天。我面薄，被他的真诚所感动。我说好的。

约定时间的那天，我提前二十分钟来到小区的北门等着。没多久，便看到了小王，他笑咪咪的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。远远地，向我打招呼，边走边聊。小王说他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。这下我更吃惊了，我说小王你女儿都上大学了，那你应该四十多了吧，没想到看上去这么年轻。小王圆圆的脸红得像透亮的柿子，并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和小王喝着茶，聊村里被征用的土地，聊目前村里存在的一些问题，聊他的美好设想……凭直觉，小王是个干事的人。是啊，新时代的干部，他们满怀飞翔的梦，在广袤而又壮美的大地上想实实在在地干一番事情，使我们的乡村更加美好！

告别的时候，小王说加个微信吧，以后你对村里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，可以联系我。

几个月后，我接到了小时候邻居的一个电话，他说有一笔款项被村里拖了一年多了，还没有给。我说我想想办法。

可是，我去找谁呢？我来回踱着步，抓耳挠腮的。突然，灵光一闪，我想起了小王灿烂的笑容。对了，联系一下小王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

我给小王发了条微信，把事情言明了一下。没多久，就收到了小王的回复：我明天上午了解一下。当天下午，小王便打电话过来，说了解情况以后，确有其事。又告诉我说，他已经跟村里的干部说了，该付给村民的，还是尽量早点付款，作为村里的干部，要言而有信，以诚为重，这样老百姓才会信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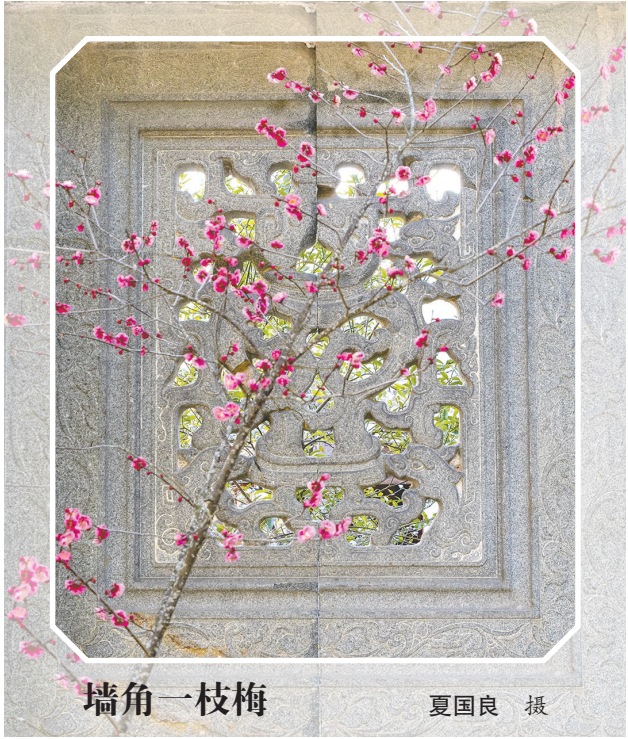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有小王的帮助，这笔款项总算到账了。拿到款项的邻居和几位大哥竖着大拇指乐呵呵地说，联村干部小王真不错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小王发微信过来，他问：裘老师，你们的事情村里给调解好了吗？

我赶紧回复：已经处理好了，谢谢。小王回复：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谢谢你。

然后，小王又说：以后随时联系我，村里的事情大家一起商量、共同努力，加油干、往前奔，定能让村民们把幸福生活过得更好。

我发自内心的回复：相信在小王主任的指导和帮助下，2025年，咱们村会更加美好。



墙角一枝梅

夏国良 摄